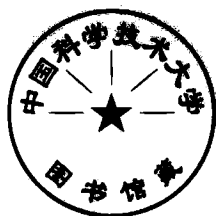




我和祖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我和祖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开本 787×953 毫米 1/32 印张 2 1/2 字数 27 千

1963 年 11 月 第 1 版
1964 年 4 月 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01—60,000

統一书号：T3074·396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营

定价：（大）0.16 元

目 次

换了人间·····	杨瑞卿(2)
过去的苦水倒不完·····	沈林仁(7)
绝不能忘记·····	郭书吉(13)
船民的血泪·····	马来顺(19)
忆苦思甜话屠宰·····	谢根生(27)
党是苦孩子的双亲·····	洪永固(31)
孩子,你多么幸福啊!·····	李珊瑛(38)
悲惨的生活永远不会重演了·····	黄南美(46)
毛主席给少数民族带来了幸福·····	全爱月(51)
当我拿到作家协会会员证的时候·····	谷亨利(57)
祖国,我为你而感到骄傲·····	龚阿六(63)
阴阳街——迎阳街·····	陈少云(69)
到处有亲人·····	张秀木(75)

换了人间

上海市地区运输公司
先进工作者、炊事员 杨瑞卿

国庆节前夕(西xī)，领导上送我到北戴河去休养。在北戴河，我住在休养所二楼朝海的一个房间里。每天早晨，当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我总喜欢站在窗前向外看，看水天一色、波涛(滔 tāo)滚滚的渤(bó)海海面。这时，我往往禁不住心潮汹(兄 xiōng)涌，回忆起许多往事。

我生长在湖北汉阳县的农村里，六岁那年，父亲贫病交迫死去了，靠哥哥种田、做小生意过日子。十岁那年，在家乡无法生活，我跟哥哥外出找活路，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到了二十岁，我学会了烧菜，经人介绍，在汉口一家英国人的家里烧饭。那个英国人十分凶狠(狠 hěn)，他在中国开工厂剥削中国人的钱财还不算，

还常常恶毒地欺侮中国人。他一家大小只有六口，却雇了六个中国人服侍(是shì)。对于烧的菜，他经常百般挑剔(踢tī)，一盆菠(bō)菜，烧得火重了他嫌太熟，火轻了他又嫌太生。他晚上回家，电铃一响，就要马上给他开门。门开得迟了些，他就用皮鞋踢人。这个英国人一天要吃四餐(cān)，早晨六点钟一餐，十二点一餐，下午四点一餐，八点一餐，因此我每天从早上四点钟干起，一直要干到深夜十一一点才能合眼。那时，我烂脚，一天到晚站着干活，又累又痛。他看见我烂脚，想辞退我，就故意找我的岔(chà)子。有一次，我烧好一盆牛排，由佣人送去，不料那个英国人把我叫了去，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连盆带牛排向我脸上掼(贯guàn)了过来，打得我鲜血直流。我责问他为啥(shá)打我？他却二话不说，一面把我直往屋外推，一面连喊“滚蛋”“滚蛋”。

就这样，我捲了铺盖回到乡下，生

活发生困难，在一百天内，我的九岁和七岁的两个小孩，因为生病没钱医治先后死去。从此，我永远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孩子。

为了生活，一九四七年我和哥哥到了上海，踏三轮车过日子。解放以后，我参加了搬运工会，心里畅快极了。一九五六年，我调到崇(虫chóng)明路车场，当时车场里要办食堂，组织上要我还是干烧饭这一行。我想，我为自己阶级弟兄烧饭，真是太高兴了，这比起过去给帝国主义分子烧饭，做牛马，当奴隶，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特别是解放后，党给我医好了多年没有医好的脚病，仁济医院的四个医生替我动手术，花了国家许多钱。想到这些，我决心要把饭菜烧好。

在食堂工作中，我尽量把菜做得配同志们的胃口。车场里好些同志是盐城、南通一带的人，我就努力把菜做得适合苏北人的口味。夏天，为了改善同志们

的生活，我和其他炊(吹 chuí)事员一起送菜(练 liàn)豆汤、营养汤到运货现场；寒冬腊月，想办法给饭菜保暖，不让同志们吃冷菜冷饭。有时蔬菜品种不多，我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一菜几吃的办法。有时面粉多，我们就做豆沙包子、菜包子、烧卖、酒酿(niàng)饼、春饼、葱(聪 cōng)油饼、“老虎脚爪”等，叫大家吃得满意。由于大家努力，崇明路车场食堂曾被评为上海市交通运输局系统局一级的红旗食堂，我也连续被评为局一级的先进工作者。

最使人难忘的，是一九六〇年五月我参加了共产党，党象慈(词 cí)母一样教导我，使我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现在的日子，我是越想越甜。在北戴河，我背诵(sòng)着语文课上读过的毛主席写的《北戴河》，每当我念到“……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节 jié)石有遗篇。萧瑟(消色 xiāosè)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时，就感到满腔热血象海潮一样汹

涌澎湃(pēngpài)起来。是的,人间是换了,
工农做了主人,我们一定要永远在党的
领导下,听党的话,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
到底,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繁荣!

(萧志才、朱肖鼎记)

过去的苦水倒不完

南汇县彭镇公社彭三大队
第四生产队副队长 沈林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这个全民的节日来到了。

今天，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农民，真是浑(hún)身是福，满心欢喜。在这个时候想想过去的苦日子，就有满肚子的话要说。

我家原来住在川沙县。因为自己没有地，又没有房子，生活囡(mǔ)着落，一天到晚给人家帮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后来听人家说，南汇海滩(tān)上有不少荒地，开垦后可以三年不交租税。听说种地可以不交租不纳税，庄稼人哪有不不动心的。二十岁那年，我就带了几年来帮人家做短工积下的一百五十斤大米钱，赶到了南汇县南新村。谁知天下

烏鴉一樣黑，窮人跑遍天下都是絕路。一到南新村，海灘上的所有荒地都已經給地主圈去了。要開荒耕種，一樣要交租。回去吧，沒有出路，開荒吧，自己知道這樣的鹽鹼(減 jiǎn)地，第一年只能下本，不要想收，無法交租。真是後退無路，前進無門。最後盤算了一下，還是干脆(cuì)向地主租一些熟地種種吧！

我找到了地主韓洪周的走狗趙付華，請他租一些田給我種種。趙付華開始怎么也不答應。我看他兩只眼睛碧(bì)綠，曉得苗頭不對，馬上送他兩只大母雞。他雞一到手，嘴就有点松動了，說道：“租地可以，不過要先交一筆押(鴨 yā)租。”左想右想，沒有辦法，只好將手頭的一百五十斤大米錢給了他，租了他的六畝地。租錢吓煞(殺 shā)人，每畝要三十五斤棉花，而且一定要在九月十五日交，過期不交，每隔七天加五斤。

大家都知道，九月十五日，早熟的棉

花才开始吐絮(序xù),三十五斤棉花哪里交得出呢?

但是为了活命,明知道眼前是火坑,也只能咬紧牙关、闭着眼睛往下跳。谁知一跳下去,就不要想翻身。当年,这六亩棉花每亩只收了四十斤,地租却每亩加到八十斤,全部收成都交给地主,只顶上一半租金,辛苦了一年,连一百五十斤大米钱也泡了汤,真所谓“种租地,六十天财气空好看,交了租米一场空。养儿子弄一声爷叫,种租田弄一点柴烧。地主开仓,穷人精光。”

就这样,年年种租田,年年饿肚皮。种了六年租田,收获的棉花全部交了租不算数,还倒欠地主棉花四百五十斤。后来在欠租和贫困的逼迫下,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得和全村二十户乡来一起,一道出外去讨饭。

一九四四年,我二十四岁。人家劝我说,该讨个媳妇了。可我穷得赤脚地

皮光，连老鼠也养不活一只，怎么讨老婆呢？说也凑巧，恰好同村有个姑娘也和我一样苦。穷人心连心，两相情愿，就决定结婚了。

结婚，本来是件大喜事，可我们却很担心事。我连铺一条席的房子也没有，这个婚可怎么结法？还好，一个贫农兄弟同情我们这对苦夫妻，借给了我们一间羊棚。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打扫了半天，一张芦席地上一垫，一条旧棉絮上面一铺，一间新房就布置完了。在这间羊棚里，我们两夫妻整整过了两年。看看实在住不下去了，就东省西凑去买了几根竹头，割了些芦苇〔lúwěi〕，搭了一个小小的草棚棚。住在这个棚棚里，天晴还可以过得去，一碰到雨天，就棚外下大雨，棚里下小雨，人只能钻〔zuān〕在桌子底下。真叫做“草编的帘芦头窗，西风落雪冰棒挂，东风雨洒酱油汤”。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来了，我泥〔泥ní〕

穷苦农民这才翻了身。一九五〇年土地改革，打倒了地主，我们全村一百十六户农民有一百十二户共分到了一千零八十三亩土地，我们一家人也分到了十一亩。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庄稼，这个滋(zī)味真是说不出的好，这年，我家一共收到了二千二百斤籽棉，日子当然好过多了。当年，我们把自己收获的棉花卖给了国家，有了钱，盖了三间房。走出了住了七八年的“环龙棚”。另外，全家还添了两条被，买了帐子、卫生衫裤等衣服，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可是单干没有集体好。在党的号召下，一九五一年，全村组织了八个互助组。一九五四年又办了农业社。这一年又取得了丰收，我们夫妻虽然因为有四个孩子，出工不足，还是分到了三百六十元现金。我们修了房子，搭了猪棚，又砌(qì)了砖头灶，买了不少东西，还剩下一百二十元存进银行。

一九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我们的



的生产和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一九五九年冬天，我们不但分到了几百元现金，自己还卖了三头猪、两只羊、四只兔和一些别的东西，收入也达一两百元。一九六二年，我们队里粮食超产，我一家光是夏熟超产粮就分到四百斤。这一年自己又养了一头母猪，生了八头苗猪。集体收入加上家庭副业收入，比一九六一年增加了大约四分之一，生活更加好了。看看现在，想想过去，叫我怎么不感谢共产党，感谢我们亲爱的祖国呢！

（夏荫记）

绝不能忘记……

上海市建筑工程局
党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郭书吉

我绝不会忘记过去！

我生长在河南省林县，家里七八口子，只有一亩山坡地。祖父放了一辈子羊，父亲从十六岁起就给人家做长工，我从小讨饭，那时没有过一天好日子。

一九四二年，我十三岁，河南省黄河以北一连几个月不下雨，地面象火烧过一样，庄稼都干死了。再加上日本鬼子烧、杀、抢，国民党反动政府抓丁抢粮，穷人家的日子更没法过了，死的死，逃的逃。

那时，父母没有办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领一家老小去山西逃荒。临走时，地主知道了，叫狗腿子拦路要粮逼债。无奈何，爸爸只得咬咬牙盖上手印，将那一亩山地和仅有的三间破草屋抵了

债。至此，家里就一点东西也没有了。

上路之日，正值寒冬，西北风吹得浑身发抖。祖母拄〔主 zhǔ〕着拐〔guǎi〕棍，妈妈拉着弟弟和大妹妹，父亲挑起一副筐子，前头坐着二妹妹，后头坐着三妹妹，我背起一口小锅跟在后面，全家洒泪别离故居，进入逃难的队伍。一路上，只见成群的难民，个个骨瘦如柴，啼〔题 tí〕饥号寒，凄〔妻 qī〕惨极了。我们走了十几天，才越过太行山，到达山西境内。

在山西省潞〔路 lù〕安府一带过了几个月，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起初我和妈妈出去还能讨到点瓜菜，后来就什么也讨不着了，终于被困在老爷山梁家沟的一个小窰〔窑 yáo〕洞里，全家人饿着肚皮，整整三天三夜没吃任何东西，眼看着就要死去。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饿得头晕眼花，只觉天翻地转，心里象有什么东西在乱搅〔绞 jiǎo〕似的，躺在地上动弹不得，连眼皮也睁不开，难过极了。

妈妈和爸爸，在那时，有什么办法呢？

这时，爸爸和妈妈只好忍心把他们的亲生骨肉——我和弟弟卖给了人。我到了襄垣（箱元 xiāngyuán），弟弟到了沁（qìn）县。三个妹妹没人要，都饿死了，老祖母也离开了人间。爸爸后来被日本鬼子赶往太原做苦工，妈妈身染重病，流落外乡，不知去向。

买我的那一家，是户破落地主，他拿我当小长工看待，整天叫我去打柴、放牛、挑水，稍有差错，就给一顿臭骂。有一次，派我去地里拔一棵（科 kē）葱，当地的土话说一棵是“一把”，我拔了一把回来。一进门，那老婆婆就嫌我拔得太多了，恶狠狠地用砖头朝我身上砸（杂 zá），骂我是“天生的穷小子，活该饿死，叫狼群虎豹（报 bào）吃掉”！那时，我是多么想念爹娘啊！可是，又到哪里去找爹娘呢？

不久，爸爸设法偷偷地来看了我一次。他老人家见我就说：“孩子，你十几